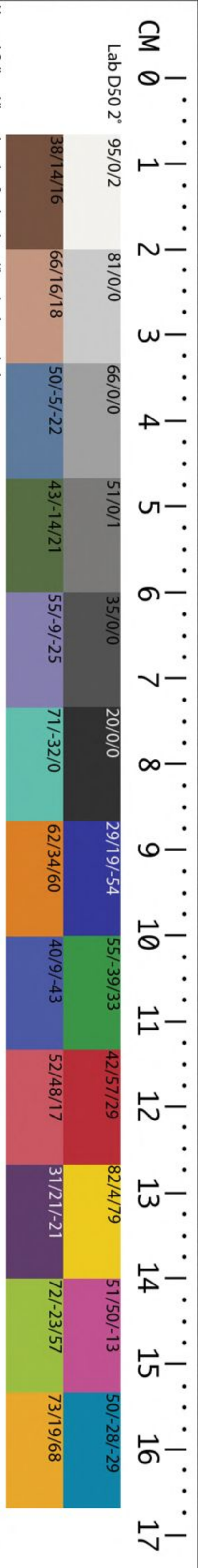


T2720/7914C

5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ue grid lines.

Blank page with faint blue horizontal lines.

皇明資治通紀又三卷

臣東莞陳建輯著

秀水十六典校

甲子洪武十七年春頒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自是
遂為定制○是歲又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
人才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
者訪求德行聲名著於州里之人先從鄉里保舉有司
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
罪

按是春始頒科舉成式既復申薦舉之令 聖祖之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意蓋欲二舉並行不悖不使天下有重文輕行棄本趨末之弊誠開國之遠猷萬世治平之軌範矣

敕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謂侍臣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綱紀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官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鑒也朕爲此者所以戒未然耳

按三代而降人君謹內臣之防未有如我 聖祖者傅友德等凱旋至京論功進封友德穎德公食祿三千

石封郭英武定侯胡海東川侯陳桓普定侯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並賜鉄券子孫世襲其仇成張龍王弼先已有功身受封侯今功著征南當及子孫世世承襲亦加祿二千五百石吳復金朝興先卒亦授世襲侯爵鉄券加祿同餘陞職賜金帛有差○三月曹國公李文忠有疾 上與東宮臨幸其第觀之是月丙戌卒年四十有六 上痛悼輟朝親製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賜葬鍾山配享 大廟塑像功臣廟位皆第三文忠器量沉閱人莫測其際臨陣蹈厲奮發至遇勁敵膽氣益壯故有不戰戰必勝東征西討建立殊

勲威振遐邇名播華夷性好學飭行釋兵家居恂恂若
儒生嘗師金華胡翰講明性理之學出爲詩詞皆雄壯
可觀 上嘗命兼領國子監事可謂文武全才矣子暴
隆襲封曹國公○始定都察院官制國初制御史臺從
一品衙門設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等官洪武十四年
始改爲都察院正七品衙門止設監察御史至是始陞
正二品衙門定今官制○七月河南大水禾稼蕩盡命
駙馬都尉李祺往同有司驗民戶口預爲賑恤祺善長
子也○九月江寧陳遇卒遇初爲元溫州路教授兵亂
退隱于家國初以秦元之薦 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

俾典戎務壽畫禮待甚厚稱爲先生而不名 上駕屢
幸其第咨以機密授以官輒辭常命爲翰林學士者再
又命爲大常卿爲禮部侍郎最後除禮部尚書皆固辭
每召見賜坐顧問賜宴賜肩輿校尉十人畀其出入前
後賜資無筭羣臣以過被譴者率爲救應 上亮其誠
未嘗爲忤命其子充宿衛亦辭蓋恬淡靜退始終一致
至是卒遣中官賜祭及賻賜塋鍾山若遇者可謂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者矣○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
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
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

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推衍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大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 上是其言擢統爲監正其後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

元辛巳爲曆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 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是年遼東多颶風命東川侯胡海榮陽侯鄭遇春督金吾等衛造巨舟一百八十艘以備航海○魏國公徐達自五年北征還卽命沿邊輯守歲鎮于燕至是年始召還京師至冬疾作

乙丑洪武十八年二月魏國公徐達卒年五十四 上勸悼罷朝親爲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諡武寧賜葬鍾山之陰 上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爲股肱心膂

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羣醜克濟大勲今邊胡未殄
方倚任爲萬里長城之寄而太陰累犯上將不意遽殞
其命天何奪吾將之速朕夜來竟夕不寐欷歔流涕思
盡心國家爲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
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勲烈宣于金石使後世知斯人
爲國之元勲也遂親製神道碑稱其平昔言簡慮精當
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與
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旋每不自矜至於封姑
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
志無疵昭明乎日月命配享 太廟塑像祀于功臣廟

位皆第一祖考三代皆封王爵子男四人皆 上所賜
名輝祖襲魏國公添福勲衛增壽左都督應緒都督僉
事女四人長 仁孝文皇后次 安王妃次 代王妃
按徐武寧王天性端謹重厚上下咸敬而愛之傳信
錄記其一二事足徵云 上嘗召武寧夜飲命左右
強之使醉旣則命內侍送至舊內爲吳王時所住宿
焉中夜武寧酒醒問曰此何處耶內侍曰此舊內也
卽起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 上聞之喜
自此愈信愛之不疑武寧嘗南征至姑蘇見一女子
絕色也則以重幣結之曰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及師

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與女以待巾櫛武寧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資粧且謝負約武寧之厚德如此

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一新淦練子寧次之既而殿試以建陽丁顯爲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並授翰林修撰

按黃子澄初名湜練子寧初名安俱以字行後並死于建文之難丁顯後獲譴歸德業無聞焉

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畧曰今海內旣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卒荒若

窮追遠擊恐士馬疲費餽餉艱難 陛下爲聖子神孫

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食足食又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皆借才於異代哉宜選其智勇謀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 上善其言

按此策在承平時尤宜行

四月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上曰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

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至災異之來不能復弭
蓋奢侈之心生則敬慎之志怠故鮮克有終可以爲戒
○思州及五開山諸峒蠻夷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
侯周德興率師討之時蠻寇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
匿山谷退則復出剽掠和等師底其地蠻人驚潰乃於
諸洞分屯勦捕夷其窟穴俘戮四萬餘人旋師是秋周
德興卒

按開國功臣錄諸功臣之卒凡祭賻贈卹恩典皆備
載德興無載者蓋獲譴也餘倣此

湯和還京師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 上喜之

賜鈔五萬俾

鳳陽面謂和曰日本小蠻屢擾東海卿

等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
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爲兵以守之○時戶部侍郎郭
桓等犯贓盜過官糧凡七百萬石有餘詞連天下諸司
官吏繫獄擬罪者數萬人招指贓鈔寄借滿天下皆至
破家御史余敏丁廷舉言法司逼令桓等妄指平民皆
歸謗朝廷於是遂將審刑司右審刑吳庸等凌遲示衆
以息天下之謗仍編榜天下 詔曰嗚呼罪盈自己臺
政害民如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闔部等刑部尚
書王惠迪闔部等兵部侍郎王志闔部等工部侍郎麥

志德闔部等禮部尚書趙瑁闔部等賍貪亂政罪已分明及具問賍下落供招大半妄指平民嗚呼朕爲民設官爲民造福必欲除奸復生奸甚擾害吾民寔朕不才之所致今詔天下凡我良民憐朕不敏以居君位書不云乎天位艱哉寢食不安以圖民康仰天俯察求治奸貪愈增若此人心爲之柰何自詔之後凡擾吾民者大赦不赦○以劉三吾爲左春坊左贊善三吾湖廣之茶陵人博覽強記元爲廣西儒學副提舉至是以通政茹璠薦召拜是職時年七十三矣○七月詔曰嗚呼天位艱哉朕卽位以來十有八年不遑暇食以措生民柰何

內外之臣數用弗當寔在予一人以致上天垂戒災于萬姓水旱相仍今聞山東北平雨水愆期農艱栽植歲苗有虧詔書到日今歲秋糧盡行蠲免有司如命毋擾吾民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司若不來聞本處者宿連名赴京申訴災由以憑優恤朕則罪有司極刑

按自三代而降人君優恤小民未有如我 太祖之勤懇者

八月命都督府選武臣子弟入國學讀書諭之曰武臣從朕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沒鮮知問學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

命官庶幾得其寔用也。○九月 上諭戶部臣曰人皆
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
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蚕之女水旱無虞飢寒不至
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
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
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糜爾宜申明天
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綉庶
幾可以絕其弊也。○十月命平涼侯費聚為總兵官率
指揮丁忠等征廣南府叛酋平之。○命蜀王閱武于中
都蜀王 上第十子也諱椿最有賢德博通經藝旁及

釋典 上所鍾愛呼為蜀秀才王至中都首闢西堂以
讀書自娛閱武餘暇召儒臣李叔蘇伯衡及名僧來復
輩與之講道論文殆無虛日復建寶訓堂尊奉 祖訓
錄及前代帝王經典命來復記之又命來復作正心道
觀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

按來復字見心豫章人通儒術工詩文一時名士皆
與之交與高僧宗泐齊名 上聞召見之後以賦詩
一合譏諷被戮所著有蒲菴集行世見心嘗承召賜食
謝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闕下彩
雲生雉尾座中紅蕖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盃

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慙無德頌陶唐

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 我爲友朱耶又言

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則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
能也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遂誅之○宗泐台州人

博通古今凡經書過目輒成誦善爲詞章住持京師

天界寺 上一日幸寺見其動止異常命蓄髮授官

一固辭 上不欲奪其志從之賜宗泐免官說嘗奉詔

著心經金剛楞伽三經有全室集行世國初名僧二
人爲首

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至今

論罪並作築城役有朱季用者台州人由薦知福州府
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任城役嚴償
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其子煦曰吾貴
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收吾骸骨歸葬爾煦惶懼
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共守不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
時告枉甚重令益嚴告而謫戍雲南者三人被極刑者
四人矣煦謀於父僚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
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難戮死萬萬無憾遂陳
其辭於通政司通政司以聞 上憫其情遂赦季用復
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四人皆拜煦父謝曰

皇明通志卷之三十三
非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
用傷煦死病亦甚亦死時人莫不哀傷同郡王叔英修
撰作孝子傳以傳

按國初俚諺云爲官不要錢工役無盤纏葉居昇萬
一言書亦謂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一時法嚴如此

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感召祥異可爲鑒戒者萃
爲一書名曰存心錄又命編集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
臣下者別爲一書名曰省躬錄

丙寅洪武十九年春命穎國公傅友德同長興侯耿炳
文等再征雲南貴州等處勦平蠻夷○上謂李善長曰

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文先生積年把持官
府蠹政害民爾行文書盡數起取赴京發雲南五開等
衛充軍○議取各處工匠驗其丁力以三年爲限更番
赴京輸作名曰輸班匠免其家徭役著爲令○六月詔
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老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
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
帛二匹絮一斤若有田產足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
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咸許冠帶
與縣官平禮免雜泛差徭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
州縣委敦篤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毋得給與陳粟著爲

皇明通志卷之五十三
令未幾 上復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敬
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
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詔
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
之○七月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
送京師○上諭禮部臣曰比來有司不體朕意士有耆
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
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耄而
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
問六十以下者則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八

月六安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十二月御製大誥三
編成頒示天下初 上以天下臣民染元之汙俗往往
不安職業觸罹憲章欲做成周乃洪大誥治之制以訓
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著爲條目
大誥天下旣而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天下之情續爲
一編以申其意使民觀感知所勸懲自是民之作非者
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益切至詳盡焉
上親爲之序

按先是戶部侍郎郭桓等犯贓事覺連坐者衆因此
遂作大誥頒示天下令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有此

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
所在臣民孰觀為戒見大誥未條後來官府斷獄遂有
大誥減一等之文其原出此後人不知其原槩以為
凡犯罪者大誥皆減一等誤矣天下事忘源失委承
訛踵謬如此者何可勝歎

丁卯洪武二十年二月 上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
成宴羣臣于壇所諭之曰耕籍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
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
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羣臣享
胙于此非徒為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時

殘元遺孽故臣收服殆盡惟納哈出尚擁衆金山時為
邊患命宋國公馮勝佩征虜將軍印率列侯郭英胡海
張龍王弼等統師三十萬往征之師至金山納哈出以
而遁勝選精騎窮追之至乙迷河納哈出知不可免乃
乞降并降其學士也先帖木國公官童等所部共二十
餘萬悉驅入山海各城屯住捷聞 上大悅旋師成大
寧○御註尚書洪範成命贊善劉三吾序其後○浙江
布政司及蘇州等府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覈寔天
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親鄰
佃僕謂之貼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

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說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爲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糧長者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事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上之一按宋季朱子知漳州以版籍不正田稅不均貧者有稅無田富者有田無稅公私不勝其弊惓惓議行經界國初魚鱗冊卽經界意也嗚呼自井田之法廢而民得兼并自限田口分世業之制不行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錐君子已爲之長太息矣至此復

增詭寄之弊焉富者坐享無稅之田貧者空納無田之稅富者無稅而差輕貧者稅多而役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無惑矣歷考前代禍亂多由于貧富不均使奸雄得以爲辭我聖祖所以深惟厝火積薪之慮而亟加整頓也今日此弊視國初益甚矣經世君子其可忽乎

八月封何真爲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鉄券子孫世襲先是真旣歸附歷江西山東叅政山西浙江湖廣布政使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爵仍賜第于京師官其三子○九月封都督張赫爲航海侯食祿二

千石子孫世襲赫先以軍功歷陞至都督洪武己未命
督遼東海運至是每歲一行折衝風濤勤勞備至軍食
賴之同時有都督朱壽者亦以督運糧餉有功封船廠
侯食祿世襲與赫同○十一月永城侯薛顯卒追封永
國公○以河南府學訓導葛鈞爲翰林待講學士○十
二月命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武定侯郭
英統大軍征北虜又命靜寧侯葉昇普定侯陳桓統兵
征東川普定等處蠻寇

戊辰洪武二十一年正月命穎國公傅友德統蕃漢大
軍征勦雲南諸蠻寇○雲南平相蠻叛結砦于馬龍池

卽甸之摩挲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甯正擊破之斬首
千五百級○二月平緬復舉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
定遠勢甚肆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在討之旬餘抵賊營
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二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
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
足破也卽令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
將士作三行俟彼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
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銃聲不絕象以驚
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日賊悉衆驅百象來
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於兩傍置

短鎗其中乘以標之勢恃以張英分軍爲三命馮勝領
其前竄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復申令曰今日
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斃者一隊
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旣交彼象在前列我
前軍火箭銃砲連發星流烟飛雷擊電走霹靂之聲不
絕山谷爲之震動象皆驚奔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
殊死戰我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
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英責戰益急
三軍大呼而鏖不移時賊衆大敗斬首三餘萬級俘萬
人生獲七十四象餘象皆被矢如刺蝟以死巨師刀斯

郎斯郎埋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黨走死山谷中生
還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讜服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
矣○廷試進士賜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亨泰襄陽
人 上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聖旨建坊自此始○
東莞伯何真卒 上親爲文遣官諭祭之命其子榮襲
封東莞伯

按真初與元末羣雄方國珍陳友定等同時並起各
處一方惟真能保境安民識時達變歸命 真主光
被寵榮策勲盟府大非一時羣雄所及歸朝之後復
能一心事 上夙夜畏威惟勤一時黨禍方熾而真

獨無所染事 高皇帝踰二十年未聞有微譴加焉
此尤一時功臣所難也若真者不獨爲識時務之傑
傑雖謂之賢可矣

四月藍玉等進兵至哈刺哈河前鋒探知虜營不遠來
報玉等帥輕騎銜枚捲甲信道而進出其不意直擣虜
營虜王脫古思帖木兒大驚帥十餘騎潰圍走其將查
子本尉來拒我師奮擊擒之獲兩營輜重金寶及馬四
萬餘俘其衆五萬餘人復追至補魚兒灣生擒虜將咬
咬司徒卜不刺王子及後宮后妃共四萬餘人馬駝萬
五千疋牛羊輜重無筭都督俞通淵何福又帥師至曲

律運河招降平章阿脫木等獲人口馬駝一萬計乃旋
師是役方大軍之追虜也進次游魂南道無水軍士渴
甚至一小山下忽聞有聲如礮使人視之則四泉湧出
士馬就飲得不困之餘流溢出如溪衆咸懽呼曰此
朝廷之福天之助也先是 上嘗夢殿西北隅有小山
流泉直下至御足所履而至是泉湧適與夢符玉等還
至京獻俘 上大喜頒敕褒之進封藍玉涼國公食祿
三千石賞郭英白金千兩鈔八百錠彩段四十匹餘有
差

按初元順帝遁于沙漠旣殂國人謚曰惠宗太子愛

獻識理達臘立十一年殂謚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
思帖木兒立九年值藍玉北征益王走至也速迭兒
之地爲所弑其部屬皆奔散其後裔自是日微皆君
弱臣強今所稱小王子卽元裔也正統之中也先近
日吉慶俺答不孩之屬皆小王子之強臣也

五月乙酉五色雲見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
舜之時興咏於詩歌此實聖德所致上曰古人有言
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苟爽其德雖
祥無應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葉昇等兵至普定勦
平陸肇日照水腦等峒壘寇○七月復進勦東川托蓬

島路大發等寨平之○傅友德率兵至雲南討曲靖普
安孟定龍海曲麻馬乃等處蠻寇叛服不常者戮之脅
從者諭遣歸業都督張銓從征有功封永寧侯食祿二
千石子孫世襲指揮使○宋國公馮勝往東昌等處調
達軍隨征雲南達兵至常德四川等處皆叛命鳳翔侯
張龍統兵追至重慶悉誅之○八月安慶侯仇成卒追
封皖國公○十月納哈出所部達軍有安置陝西者中
途皆叛河南都指揮王德追至延安麻街等處勦平之
按宋儒胡安國曰以羌胡而居塞內非我族類其心
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夫以開國之初猶

有此變承平之世當何如其爲防也

信國公湯和鳳陽新第成和率妻子謝上降手勅褒嘉賜和黃金三百兩白銀一千兩鈔一千五百錠文綺四十端夫人胡氏亦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彩段三十端○以庶吉士解縉爲監察御史未幾遣歸進學縉吉水人天性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連登是年進士上親選拔爲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庖西室論之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退卽草封事凡萬言以進極論悉陳無所諱忌上

嘉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潛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隸上不聽擢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其奸狀上慮縉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歸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不晚也

按解縉封事其要畧有云 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罔上倚法爲奸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又

言 陛下誠信有間用刑太繁每多自悔之時輒有
無及之歎有言律以人倫爲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
聽之於不義恐傷節義之化又言太常非俗樂可肄
官妓非人道所爲可以禁絕釋老之壯者宜出之使
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惑治曆用方向
煞神天德月德之類最甚不經但申播種之時不用
建除之謬又言 陛下天資清高而學問不充善端
間發而心學無素興師取寶真偽莫明神仙徵應誕
謾莫信申明旌善之亭徒爲虛設藍田呂氏鄉約義
門鄭氏家範可以頒行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

祖宜備七廟之制庵寺宦官乞命公卿子弟之賢者
以代掃除之役敕有司課弓手教民兵習射於農隙
以備不虞又言監生進士多困州縣孝廉人材驟歷
華要推埋負販者冠裳輿馬赫奕賢者羞爲等列庸
人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
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鬚髯官人沒商量
之童謠宜任用忠良弗任意喜怒生殺按解縉封事
萬言皆治平良規惜不能備錄也抑縉言切直如此
聖祖非惟能容之且愛護而玉成之恩猶父子焉亦
一時非常之遇也哉

以卓敬為給事中敬性剛直論事無所顧避 上器重
之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於 上
曰宮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 陛下於諸王不早辨
等威而使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
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 上笑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
耳

按卓敬浙江瑞安人是年進士建文中遷禮部左侍
郎嘗密奏防宗藩之變後竟死建文之難

已巳洪武二十二年春 上以天下無事憫諸將老欲
保全之詔從公侯各還其鄉於是定遠侯王弼武定侯

郭英南安侯俞通源各陞辭 上賜王弼緡錢五萬造
第鳳陽鈔二千錠與葺先塋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
鈔二千錠彩段三十表裏安富厥家英通源各賜資有
差

臣建曰我 太祖之報功臣可謂無所不周無所不

厚矣崇其爵焉重其祿焉未也復有山田之錫焉有
佃戶儀仗戶守墳戶之錫焉賞延于世嫡焉未也衆
子庶子皆官之焉非子尚公主則女為王妃焉猶未
也其還鄉也有安富厥家之金帛焉有造第之緡錢
焉有葺先塋之鈔錠焉自秦漢而下報功之典未有

如此其周且厚者厥後功臣多不保終者無亦其自取也夫

四月置詹事府秩正三品以兵部尚書致仕唐鐸爲詹事先是惟以廷臣兼東宮輔導未嘗設專官至是上謂吏部臣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於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今東宮官屬未設衆務無所統領唐鐸爲人謹厚有德量宜當是任其以鐸爲詹事仍兼尚書之祿

按鐸鳳陽虹縣人爲人重厚慎密大誥稱其始友及臣數十年交不知變色絕不出惡聲其德量可見

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朶顏泰寧福餘三衛兀良哈古山戎也歷代爲渾莫奚爲契丹時大軍征敗北胡朶顏元帥等各差人來朝願爲外藩詔以其地置三衛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鉄嶺至開原曰福餘以其曾爲指揮等官各統所部自是每歲朝貢○冬沐英入朝上宴之奉天殿賜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七萬五千貫文綺百匹別賜鈔五萬爲鳳陽建第費上諭之曰朕聞雲南諸夷心服於爾宜亟回以安之英遂回雲南庚午洪武二十三年正月肅清逆黨榜列勲臣凡五十

七人功高望重連歲曾總兵者八人曰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信國公湯和長興侯耿炳文江陰侯吳良西平侯沐英專籌畫而聽指
示者一人韓國公李善長以義氣而封者三人滎陽侯鄭遇春六安侯王志平涼侯費聚所在隨軍征討累有
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者十九人江夏侯周德興鞏昌侯郭子興南雄侯趙庸安慶侯仇成崇山
侯李新南安侯俞通源永平侯謝成鳳翔侯張龍靖海侯吳禎東勝侯汪興祖著定侯陳桓航海侯張赫舳艫
侯朱壽德慶侯廖忠臨江侯陳德濟寧侯顧時延安侯

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建功者十五人
穎國公傅友德涼國公藍玉靖寧侯葉昇會寧侯張溫
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景川侯曹震懷遠侯曹興雄
武侯周武安隆侯吳復宣德侯金朝興永成侯薛顯東
川侯胡海鶴慶侯張翼永嘉侯朱亮祖因父功而封者
四人開國公常昇斬春侯唐鐸全寧侯孫恪西涼侯濮
瑁持兵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東
平侯韓政宣寧侯曹良臣營陽侯楊璟河南侯陸聚汝
南侯梅思祖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共五十七人
按定遠黃金氏所輯功臣錄詳矣然亦遺景川侯曹

震不載孫恪孫興祖之子功臣錄止著其歷官都督亦不載其全寧之封以此知功臣錄亦尚未盡

上欲諸王知軍旅之事 文皇帝時爲燕王命率穎國公傅友德等北征沙漠至迤都山擒虜將乃兒不花還○命東川侯胡海爲征南將軍帥師十萬征九溪蠻○三月師渡九溪大庸度天火嶺六古卑洞擒獲蠻酋夏三八古皮等械送京師還次賀山擊斬蠻兵千餘分道勦捕散毛部落俘獲亦千計還京尋以公侯還鄉例賜海黃金二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幣帛六十匹歸老于家是年海卒○五月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善

長坐他累削祿一千四百石既又以有胡惟庸黨類爲言者 上亦未之究也是春榜列功臣猶前善長會有星變其占爲大臣災 上疑之時大殺京民之怨逆者善長請免其黨數人 上大怒遂賜善長死

按韓國之獄當時羣臣皆不敢救惟解縉虞部郎中王國用論奏善長寃狀辭極剴切事竟不行

以肅清逆黨事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情詞播告天下韓國公李善長列侯胡美唐勝宗陸仲亨費聚已故侯顧時陳德華雲龍王志楊璟朱亮祖梅思祖陸聚金朝興黃彬都督毛讓薛顯陳方亮耿忠於琥凡二十

人○詔求仙人張三丰三丰一名玄玄始不知何許人
 洪武初入武當山修煉丰姿魁偉美髯如戟寒暑惟衣
 一衲或處窮寂或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為
 張邈邈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
 吐辭滾滾皆本道德忠孝每事來輒先知之所啖斗升
 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臥雪
 中藹軒如常時既入武當往來天柱五龍南岩紫霄諸
 名勝洪武辛酉道士富平丘玄清遇之為弟子三丰使
 居五龍自結草菴於展旗峯北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
 知所在至是 上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造朝 不可覓

召丘玄清至與語悅之拜監察御史賜之室辭不受超
 擢太常卿

雙槐歲抄記云琦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
 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
 老舉世無雙莫浪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惜
 靈槎此詩三丰遯老詠揚州瓊花以自况也 永樂

初 文廟復累遣使致書求之 書函云 皇帝敬奉

全文亦見 雙槐歲抄 仍命給事中胡濙徧往物色之不能得粵

濱逸史曰語云神仙有無何杳茫天下豈有仙人盡
 妖妄耳今觀國初周顛仙及張三丰之事則又歷歷

皆實有不可盡以爲誣者要之天地間自一種仙風道骨但仙凡路隔不可力致而強爲也

秋詔宋國公馮勝平涼侯費聚還鄉各賜金銀鈔幣有差○十月命劉基孫劉薦襲封誠意伯初 上封基嘗止其身不世襲也旣而基積忤胡惟庸爲所害基子璉爲江西叅政又爲惟庸黨布政使沈立本所脅發憤成疾卒于官及惟庸敗 上甚憫之至是命璉子薦襲封增祿二百六十石共食祿五百石賜鈔券子孫世襲○命禮部試侍郎張智翰林劉三吾同徵至者儒臨安錢宰等修纂書傳 上以蔡氏書傳註說多有未安者命

儒臣開局翰林院凡蔡氏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命禮部刊行野記云 高皇帝聖學超傑以尚書咨義和惟天陰騭下民二節蔡沉註誤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乎編修答祿與權仍以蔡氏新說對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置步覽焉可徇儒生腐談因命諸儒臣改正爲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者其畧曰凡前元科舉尚書皆以蔡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註文爲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一節俱以天

言不知陰騭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騭下民者何風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蒸民之命此天之陰騭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使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但安閒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時并令儒臣修孟子節文先是上覽孟子至草芥寇讐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輿觀自隨袒胸受箭曰

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 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

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修孟子節文凡

不以尊君為主

如諫不聽則易什及君為輕之類

皆刪去

水東日記云錢寧被徵至京同諸儒修纂尚書會選

孟子節文暇日微吟曰四鼓蓼蓼起着衣午門朝見

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

聞明日文華燕畢進諸儒面諭之曰昨日好詩然曷

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寧等驚悚謝罪未幾皆遣還

辛未洪武二十四年正月命都督劉真創立甘肅城池

操練軍馬及提調屯種○三月廷試進士賜許觀等三

十一人及第出身有差

按許觀貴池人鄉會試俱第一後復姓黃建文中仕至禮部侍郎死於靖難妻翁氏及二女亦死節云

故元遼王阿札失里寇邊屯朶顏山命傅友德郭英總兵討之五月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遽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為然越二日復趣師深入六月至黑嶺雅山等處次洮兒河獲人口馬足甚多七月還至金鞍子山復征黑嶺寒山至磨錄子海打蘭尖山追虜酋札都遂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達達兀刺罕掩襲虜衆大獲人馬而還

定遠黃金曰穎公之為將也英姿颯氣猛奪虎貔出奇制勝料敵如神鉄騎長騎橫驚千里或降王破國或斬將搴旗威震朔南胡虜畏其犁庭蠻夷為之褫魄豐功盛烈足以冠策府而銘鼎彝蓋天眷聖祖啓萬年之興運故生此名臣摧陷廓清佐成混一不援之業如此夫豈偶然而已哉建按我朝論開國功臣必以六王為稱首然以傳穎公之勲烈較之其猶在寧河東甌之上與開平岐陽比肩乎奈何卒累黨禍襲封無聞今六王之後咸復侯封而無人為穎公訟者惜哉

定生員巾服之制 上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工部製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襴衫用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緣阜條軟巾垂帶由是士子衣冠綽有古風

傳信錄云 上有天下欲密察臣民情僞數爲微行一日微行至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窗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皆齊矣 上去明日朝罷 上曰召神樂觀昨日結網巾道士來至則命爲道官仍命取其網巾十三頂頒示十三布政司使人無貴賤皆首裹網巾遂爲定

制蓋自元以前無此

臣按我 太祖創法垂憲不獨見于禮樂刑政之大雖士庶巾服之微亦莫不創制宜民若此後聖雖有作者其莫之能易也夫

皇明群書題要記以彭友信爲北平布政使時友信以貢至京師遇 上微行占虹霓詩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續之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銜輿出萬里長空駕玉橋 上大悅問其籍命翌辰候于竹橋同入朝友信如言候久不至遂入朝 上召友信上殿前問故具以實對 上曰此秀才有學有行遂

命為北平布政使。○八月命都督宋晟劉真統兵征哈密哈密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九月晟等兵至其城破之擒其偽王子別列怯爾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朶只俘獲虜眾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賜長興侯耿炳文緡錢五萬造第鳳陽鈔二千錠與葦先瑩黃金四錠白金四十錠鈔一千錠彩段三十表裏優老于家。○十月南豐縣典史馮堅上言九事其一言王者之居四方瞻仰設置宦寺守門使之傳命令給洒掃而已然往昔之君多為所制由其為左右親近之人故其言勿入易信遂養成內患而不

自知也願鑒諸史籍裁擇冗員以防異日弄權之患

上嘉其言有闕政體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敕禮部清理釋道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雖多但存其寬大可容眾者一所併居天下僧道有創立菴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十二月命都督俞通淵統貴州辰沅各衛軍征古州諸蠻洞

壬申洪武二十五年正月俞通淵進兵首克銀賴洞及三門合水古州蒲洞克銅鑼蠻。○二月克龍里四寨克洒洞及赤沙上黃洪州迷洞。○三月克楊潮三達及龍寨兩洞俘斬蠻賊數多諸洞悉平通淵班師。○四月二

皇明通志卷之八十三
十五日 皇太子薨謚曰懿文○五月俞通淵回京
上以通淵屢立戰功克績父兄遺烈授開國輔運推誠
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封越雋侯食祿二千五百石
賜鉄券世襲○六月西平侯沐英卒守雲南英聞皇太
子薨號泣不輟遂致失聲飲食爲少是月丁卯卒年四
十八 上哭之慟輟視朝親製文遣祭追封黔寧王謚
紹靖塑像功臣廟仍配享 太廟贈三代皆王爵英爲
人寬洪沉毅識明而見高謀深而慮遠臨事果斷賞罰
明信用兵如神有功不伐居貴不驕凡得 上賜悉以
給將士故能得其死力其鎮雲南也簡官僚修惠政剔

奸蠹恩威並施教化大衍雲南遂爲樂土

臣按雲南在前代皆爲蠻貊異域 至我 朝乃聲教

覃敷文物蔚然與中土埒固我 太祖天威神筭之

所致而傳穎公沐黔寧二臣之績 亦不可誣也黔寧

四子皆才長春襲西平侯嗣鎮雲 南沉勇有父風屢

討平蠻寇洪武末卒次晟仍襲西 平侯永樂中以平

一交趾功進封黔國公卒追封定遠 王次昂任都督亦

一嘗總兵鎮守雲南次昕尚公主授 駙馬都尉

九月立嫡長孫允熉爲 皇太孫以 修撰黃子澄兼少

詹事侍東宮講讀○遣都督宋晟總 兵征罕西西番叛

寇俘斬七千餘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而還○遣都督周興總兵討故元逆臣也速迭兒先是藍玉北征虜主脫古思帖木兒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爲所弒其部屬皆奔散來附至是興等進討追至徹徹兒山大敗之胡寇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試無不驗者必爵及封侯食祿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畧言國祚修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陛下但當修德則皇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辭皆知爲耻不得其傳國寶欲取之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

國楚平王時以下和所得之玉琢之秦始皇秘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珍之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爲寶而不知仁義之爲寶故也天下治安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今爲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忽直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小寶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物何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方今力役繁難戶口雖多

而民勞者衆賦歛過厚倉廩雖實而民窘者衆教化博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衆於是多取軍士廣積錢糧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工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洪武十二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不分臧否一槩殺之豈無善人君子誤入名項之中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

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奏 上頗納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

菽園雜記謂此疏三千餘言餘若通鈔法慎刑賞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無官守言責而能直言極諫如此何其壯哉不可泯也

以方孝儒爲漢中教授孝儒台州寧海人父克勤洪武初知濟南府有異政註誤死獄中孝儒聰穎絕倫雙眸炯炯如電讀書一目十行俱下方髫鬣時善屬文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跡欣然有願慕之志鄉人呼爲小韓子年二十持所爲文謁宋濂願受業濂一見大加賞異謂

孝儒曰吾備位禁林數年采閱天下之士亦多矣而未
有如子者子之文非當世之文也顧肯從我遊耶洪武
壬戌以學士吳沉薦詔徵至京上使人覘之見其舉
動端整謂皇太子曰此壯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
芝甘露論上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孝儒
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爲子孫光輔太平足矣
孝儒歸杜門著述會仇家得罪辭連孝儒有司籍其家
械赴闕下上立命釋之已而家益貧窘嘗臥病絕糧
亦處之泰然授徒石鏡若將終身至是復徵至上
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儒時乃除

漢中府教授詔許水陸給舟單赴任

按孝儒在洪武建文間卓然爲一世儒宗洪武末
太祖大漸遺令必先召孝儒孝儒固曠世異才而我
太祖所以待之者亦異矣語曰知臣者莫若君若我
太祖深知孝儒哉

時雲南建昌土官月魯帖木兒叛糾合西番摩些大肆
殺掠命涼國公藍玉越雋侯俞通淵將兵討平之遂於
邛部州築城建越雋衛鎮守其地○冬上患熱病危
甚諸御醫進藥皆無效俄有赤脚僧詣闕下云天服尊
者及周顛仙遣進藥視其藥一曰溫涼藥二斤一曰溫

藥石一塊其方用金盆盛石磨藥注之沉香酸以服
上服之服在未時間至點燈時遍體抽掣藥之効也其
藥味香若菖蒲而酸底凝朱紅彩迴異是夜病愈精神
日強

癸酉洪武二十六年三月涼國公藍玉謀不軌事覺并
其黨皆伏誅玉始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
向多克捷素狠復不學恃功橫暴莊奴假子數千嘗奪
民田民訴之御史玉執御史極而逐之北征還私載無
算比度喜峰關關吏以夜不即納玉毀門而入 上聞
之怒會有言其私元妃主 上詰責之玉不爲意每侍

上宴容止恃傲總兵在外專黜陟刑罰至違詔出師迫
征西歸意望進爵時已封涼國公 上命加太傅玉攘
袂曰我當爲太師何太傅也及奏事 上不從玉退曰

上疑我矣遂謀反密召故部曲令收集士卒并家奴伏
甲爲變將發爲錦衣衛士將獻上告捕訊伏誅并大誅
逆黨凡戮數萬人連坐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桓舳艫
侯朱壽吉安侯陸仲亨南雄侯趙庸靖寧侯葉昇及吏
部尚書詹徽翰林典籍孫蕢等凡數百千家○七月選
秀才張宗濟等隨詹事府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侍
講畢近前說民田里稼穡等事間陳古今孝弟忠信文

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建按教諭太子似此舉尤善萬世所當法也

八月詔褒異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效之遣官簡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闕旣至令自推舉乃以鄭濟爲左春坊左庶子王勳爲右春坊右庶子浦江鄭氏自其祖綺教子孫勿異變至濟傳十世矣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使與家政子孫駢行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其家僮施慶居親喪哀泣不輟亦三年不御

酒肉其所感如此家以田多推擇爲糧長數以事入覲上識之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而覆其家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獨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叅議上問濂治家所以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上深嘉之至是尚書嚴震直述其家世孝友以聞遂有是詔○九月詔曰朕荷皇天眷命削平禍亂今二十餘年矣邇者朝臣其無忠義者李善長等陰爲構禍事覺人各伏誅今年藍賊爲亂謀洩捉拿族誅已萬五千人矣

餘不盡者已榜赦之猶慮奸頑無知尚生疑惑日不自
寧今特大誥天下除已犯已拿在官者不赦外其未犯
未拿者不分胡黨藍黨赦宥之○頒大成樂器于天下
令有司如式製造以祀孔子○十一月擢泰州訓導門
克新為左贊善紹興府教授王俊華為右贊善時天下
學官入覲者上親詢以民間政事得失在列者多應
對不稱旨獨克新敷奏亮直俊華善文辭故有是擢
上召二人謂之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言
故也

按近日有梓行龍飛紀畧者雖亦編年終洪武之世

然徒詳於細碎如倉官巡檢陞降資格及禮儀俯伏
拜興之類皆備載而鉅要多遺如此年處分五六事
皆刑政之大者而此紀不載一焉他可知矣且其間
舛謬殊多而鄙誕可笑處尤不少如妄談四夷險易
謂舟師可以復大寧其所製電掃雷丸之技可以破
北虜之類蓋出於遐陬散材學究好事之所為非名
學士大夫之筆其實也宜近日籍紳多喜閱國初之
事而或未知此紀之失也愚故辨之而廣稽群籍
伍考訂為此啓運之編

甲戌洪武二十七年正月 上退朝謂劉三吾曰

年久而益懼者恐為治之心懈也懈心一生自事皆廢
生民休戚繫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
未臻甚矣為治之難也三吾頓首曰 陛下之言及此
天地神人之福也○榜示天下寺觀僧道俱不許奔走
于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為題疏強求人財其一二
人於崇山深谷修禪及學全真者聽三四人不許毋得
私剝菴堂若遊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於民所至
僧寺必揭周知冊驗實不周者拏送有司問充軍不許
民間兒童私自削髮為僧違者并兒童父母皆坐罪○
命戶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種桑棗每一戶初

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栽種過數自造
冊回報違者全家發遣充軍諭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
於所忽飽即忘飢煖即忘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凶荒
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之俾其咸得飽
煖近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
憂矣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
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為衣食之助○三
月廷議進士賜張信等及第出身有差信浙江定海人
○五月定武職比試襲職例凡內外指揮千百戶子孫
未及二十歲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

初試不中襲職者惟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中者食全俸不中者降充軍

按國初比試之嚴如此而今不行矣

推恩功臣官至二品以上者皆得賜第于其鄉置享堂樹碑於先墓皆官爲給費○七月上因改定書傳謂儒臣劉三吾等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于奎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十二月女直部野人寇遼東命都督宋晟劉真率兵討之

乙亥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守雲南西平侯沐春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蠻龍海子阿資據龍窩縱殺掠累爲民害朝廷命諸將率兵數萬征之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得肆猖獗春復討之衆以爲難進兵紫溪山擒其黨者宗春謂衆曰歷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調土酋悉從征設謀羈絆俾不能通復多置營堡相犄角其出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宋獲阿資梟其首以殉并誅同惡三百餘人蠻夷震服○四月宋晟等兵過溫腦江分兵爲二道遂至鎖兒口與虜戰大敗之斬獲千餘

人又逐北路野人皆敗逃去乃旋師

按宋晟鳳陽定遠人永樂三年封西寧侯

廣西南丹奉議慶遠等處蠻酋作亂命左都督楊文爲總兵官都督僉事劉真都指揮使韓觀爲副率師十五萬往征之八月貴州土官阿主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人○信國公楊和卒先是和旣歸鳳陽暮年多疾上眷念之每歲必一召入觀賜以安車入殿庭宴資備至相對語舊勞撫摩感泣賜緡鈔預爲塋葬之資至是卒上嗟悼輟視朝親爲文授使者以祭追封東甌王謚襄武勳像功臣廟復配

享 太廟 上之初起兵也和爲滁陽王部曲率先推

戴聽命惟謹顧 上嘉焉恩禮之隆時莫與比○九月

詔曰朕二十八歲渡江二十九歲入建業勵兵秣馬與

群雄並驅旌旗甲仗一應供給皆出我江東五郡之民

太平應天寧國鎮江廣德 以此平定天下禍亂海內寧謐今朕老矣

思民効勞無可撫字今年合納官秋糧盡行蠲免少蘇

前朝之勞○又詔以山東布政司供給遼東軍裝山西

北平軍需民勞已甚今年應納官秋糧盡行蠲免○用

行人司副楊砥言黜莽大夫楊雄進董仲舒從祀孔子

○十月楊文等師至奉議州分兵勦向武都康龍英等

州斬叛酋黃世鈇黃嗣微等又征南丹州斬其酋莫金
分兵勦六藤峽江南岩蓮花寨等處徭賊擒戮其叛酋
陸光公等餘悉撫定之擒賊共一萬八千餘人開設奉
議南丹潯州慶遠四衛向武池河懷集賀縣四守禦千
戶所鎮守其地○命秦王將兵征土番回以疾薨謚曰
愍

丙子洪武二十九年正月擢韓觀爲右軍都督同知賜
第京師觀韓成子也○選才閤右以浦江鄭沂爲禮部
尚書鄭幹爲監察御史

按洪武中多選用稅戶人材湖州富民嚴震直授布

政司叅議累官至尚書蘇州富民沈萬四有孫曰玠
擢戶部員外郎玠受官辭祿 上器重之如丘顯湯
行之屬皆大戶蓋洪範所謂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亦
聖主用人之一道立賢之無方也

始定外省官朝覲之制以辰戌丑未年爲期其前一歲
一朝之制俱革○四月命禮部會同翰林院考國子監
六堂師弟子甄別高下送吏部以次擢用○八月詔復
免太平應天鎮江寧國廣德五郡今年秋稅○九月大
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
保爾諸將臣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

中原西北士子無預者○三月殿試賜進士以閩縣陳郊爲第一被黜落者咸以爲言上怒命儒臣再考下第卷中擇文理優長者復其科第於是侍讀張信侍講戴彝贊善王俊華司憲司直張謙校書嚴叔載正字董貫二府長史黃章紀善周衡王楫等受命閱卷或傳三吾與信稻至其所囑以卷之最陋者進呈上閱卷驗之果以不堪文字奏進益怒謂其胡藍餘黨命刑部拷訊惟三吾信稻及司憲爲藍黨餘皆胡黨戴彝不與焉詔宥三吾謫戍邊餘皆凌遲于市於是覆閱取六十一人皆北人也○六月朔殿試再賜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爲第一仍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詞林記云

太祖嘗欲易太子學士劉三吾痛哭曰

太子天下本若欲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忤旨

降爲博士尋復學士易儲事竟寢又考文皇帝封

建詔亦稱皇考嘗欲立朕爲嗣則知聖祖果有

此意矣但壓於秦晉二王而不果爾迨洪武末二王

相繼薨而聖祖隨亦晏駕使更得一二年在此其

立文皇爲嗣無疑而天下免數年戰爭之苦矣嗚

呼豈翊運錄所謂殺運猶未除耶

以勘合事未完令天下官吏自買贓先是刑部尚書開

濟刻深有寵建言官各立文簿一扇凡有所行事令逐日騰寫并草本改抹字跡歲冬進呈考其得失及各部半印勘合文移所行之事皆要依限結絕如有未完及有無情弊以定功罪至是官吏上計者皆付刑部等衙門問罪煅煉慘酷無不服誣自無所輸皆以寄借爲名動以數千萬計凡所攀連皆至破家旣而開濟亦被誅○時鄭人袁珙精相術姚廣孝薦之燕邸 文皇使人召之至使者與飲于酒肆 文皇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同入肆沽酒使者因謂珙試看此大人珙趨拜 文皇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 文皇曰胡說我等十人皆

後護衛長官也珙思此處非露機之所默然不荅 文皇還宮命召入詳扣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也龍形鳳姿天廣地濶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五岳附地重瞳龍髯五事分明二肘若玉印狀龍行虎步聲如扣鐘足底龜紋有雙黑痣俟年四十髯過于臍卽登寶位

按珙字廷玉號柳庄皇太孫聞其名亦召見使相焉珙言害氣在西北方人宜豫防之同縣金忠當成趙州不樂行珙一見相其面曰此尚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貴此行勿憂登舟卽順境矣忠善卜燕邸召至問

以靖難忠士以大吉告遂署長史永樂初擢兵部尚書其相術奇驗類此文皇登極召珙拜大常寺丞卒賜葬祭子忠徹克傳其術官至尚寶少卿

川陝寇發勢猖獗命武定侯郭英長興侯耿炳文討之兵至漢中之後河生擒賊首高佛興及其黨四千餘人英等疏其同謀者請誅之脅從者勿治上可之○五開等處蠻人作亂○七月命都督楊文韓觀帥師二十萬從楚王征之復命都督顧成率貴州都司軍馬策應文等進兵直抵洪州泊里福祿永從等九長官司所屬峒寨用機設奇擒殺蠻賊一萬九百餘人俘賊屬一萬

六百餘口顧成亦勅平臻部六洞野蠻天柱天堂大坪小坪等處苗寇而還○十月詔天下郡縣夏稅秋糧自洪武二十八年以前拖欠未納者許折輕資隨地方出產聽從民便以免轉運之勞

每合一兩折米二十石銀兩折米四石鈔三貫五百文折米一石絹每疋折米一石二斗綿布每疋折米一石夏布每疋折米

七斗淨棉花每斤折米二斗○駙馬都尉歐陽倫有

罪賜死先是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令西番納馬易茶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時駙馬倫奉命西使以巴茶私出境貴易倚勢暴橫所在不勝

其擾而藩閫大臣皆奉順不敢違倫令陝西布政司移
文所屬起車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索車至五
十輛蘭縣河橋巡檢司史某被捶不堪以其事聞
上大怒以布政司官不言併倫賜死保等皆伏誅
按倫尚 帝女安應公主 高皇后所生也國初行
法之嚴雖貴戚至親不少貸如此是以法必行而天
下之民蒙其福

曹國公李景隆還自西藩先是景隆奉詔齎金牌勘合
直抵西番令各番首納馬易茶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
馬一萬三千五百餘疋回京分給京衛騎士○上自序

皇明祖訓曰朕觀自古國家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
君當時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海內民用平康
蓋其創業之初備嘗艱苦閱人既多歷事亦熟比之生
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者
甚相遠矣朕幼而孤貧長值兵亂年二十四委身行伍
爲人調用者三年繼而收攬英雄習練兵之方謀與群
雄並驅勞心焦思慮慮防微近二十載乃能剪除強敵
統一海宇人之情僞亦頗知之故以所見所行與群臣
定爲國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舊俗汙染之徒且群雄
之強盛詭詐至難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經世亂欲度兵

皇明通紀卷之三
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而朕已齊之蓋自平武昌已來
卽議定著律令損益更改不計遍數經今十年始得成
就頒而行之民漸知禁至於開導後人復爲祖訓一篇
立爲家法大書揭于西廡朝夕觀覽以求至當首尾六
年凡七騰稿至今方定豈非難哉蓋俗儒多是古非今
奸吏當舞文弄法自非博采衆長卽與果斷則被其眩
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編輯成書禮部刊印以傳
永久凡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
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
亦將孚佑於無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

按洪武六年祖訓錄已作更改損益直至洪武未始
定恭誦 聖祖謂生長深宮之主未諳世故及僻處
山林之士自矜已長自古國家治日常少亂日常多
無不緣此爲戒遠矣

祖訓首章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餘年親理天下庶務
人情善惡真僞無不歷涉其中奸頑之徒情犯深重灼
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
易犯法然此特權時處置頓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用
常法以後子孫做皇帝時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黷
刺腓劓鬲割之刑云何蓋竊君生長內宮人情善惡未

能周知恐一時所施不當誤傷良善臣下敢有奏用此
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又
一章云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
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
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
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
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密邇累世戰
功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

臣建曰觀此二章見我 聖祖慎重兵刑之謨焉治
內馭外之畧焉見貽謀燕喜之道焉見創業守成之

殊焉嗚呼懿哉

戊寅洪武三十一年春以齊泰為兵部尚書泰深木人
初名德洪武丁卯應天府鄉試第一得受知于 上改
賜今名初授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 上躬禱于
天擇九年無過官員陪祀泰預焉乙亥進兵部左侍郎
至是進尚書常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無遺又欲考
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甚悉自是益承眷遇○三
月晉王薨謚曰恭 上皇子二十四人長懿文太子次

秦王

西晉王

太次

成祖文皇帝

初封

周王

開

高

皇后所生也次楚王

武

齊王

青

潭王

長

曾王

交

蜀王

咸湘王荆州代王大肅王甘肅移遼王廣寧移慶王寧寧

王大寧移岷王雲南移谷王宣州韓王平涼藩王潯州安王

絕唐王南陽郢王絕伊王洛陽皆諸王妃所生也祖訓凡東

宮親王位下各擬名二十字日後生子及孫即以上

付宗人府立雙名每一世取一字以為上字其下一字

臨時隨意選擇以為雙名編入玉牒至二十世後照例

續編永為定式如燕王位下二十字則曰高瞻祁見佑

厚載翊常以慈和怡伯仲簡靜迪先猷是也郡王子除

嫡長子襲封外餘皆授鎮國將軍食祿一郡王孫授輔

國將軍食祿八郡王曾孫授奉國將軍食祿六玄孫授

鎮國中尉食祿四五世孫授輔國中尉食祿三六世孫

以下世授奉國中尉食祿二皇女曰公主食祿二親王

女曰郡主食祿八郡王女曰縣主食祿六郡王孫女曰

郡君食祿四曾孫女曰縣君食祿三玄孫女曰鄉君食

二百

按自成化以來宗室分封日繁日盛一遇歲歉常賦

不足以供親王而下多減半支給矣然近年宗室愈

繁盛雖減半支給常賦猶難更數十百年當益屢

堂之慮而不可無變通之術矣

四月上不豫閏五月十日

上崩壽七十有一是月

皇明通記

卷之三

四

十六日葬於孝陵 上尊謚曰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
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 太祖皇明玉牒曰

帝性神武明達睿智有大度始渡江時群雄多淫酒肆
傲自驕爲誇帝獨克已下人旁求俊傑尊以賓禮聽受
其善晝夜忘倦勤於聽斷四鼓卽興未明而朝日晏始
罷稍閑卽與諸儒講論經史聽政至昏乃還宮隆寒盛
暑未嘗少變體或不豫亦強不替凡有陳論無問卑賤
皆令引見四夷有小警終夕不安寢思弭患之宜節於
自奉非宴群臣不特設盛饌功業益崇愈尚儉朴謹於
禮度對群臣必正衣冠漢吳之滅躬拜大將以慰其勞

其訓諭群臣徵引古道出言成文動協典誥自爲詔勅
頃刻卽成思如宿構用兵料敵機變如神成筭所授無
不克捷諸將奉命成功不吝官賞天地嚴於禋祀秉圭
夔夔競畏若神降臨誠心愛民尤矜貧弱語及稼穡艱
難每爲涕泣凡大姓兼并官僚貪濫深惡疾之犯者必
置諸法崇尚教化紀綱禮樂制度事物防範靡不備具
煥然可述春秋已高彌勤爲治飭馬政備邊防較兵籍
孜孜不息山棧之制皆預營度務從節儉器用陶瓦鳴
呼其謂 聖神之極矣

廣州志黃太史佐曰國初馭下多從重典潘臬守令

稍有贓罪懷印未煖卽逮之去非遠戍則門誅其有
異政者不浹旬已位朱紫矣以故居職惴惴惟恐不
能奉法恤民以忝榮祿由中迄外百職釐舉
龍飛紀畧載云 帝嚴於吏治凡有貪酷縣令許里
老解赴京師剝皮罰罪每年各州縣選有德行里老
二人赴京陳情政務或庶民受害許赴御前陳訴官
贓至十六兩以上者梟首示衆仍剝皮貫草以爲將
來之戒於府州縣衛所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爲
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於公座傍各置一剝皮貫草
之袋欲使其常接於目而警於心

傳信錄云洪武間朝廷清明法度嚴密善無微而不
錄惡無微而不誅有爲老人怕做人材詐爲癡愚不
識字以糞免者如山西平陽縣民孫敬先是也有以
人爲御史慮事累及詐以他屍作己名而朦朧相埋
而潛遁去如太平府當塗縣楊岡是也此類甚多不
可枚舉然事露一境不免於誅一時嚴密氣象可
見矣

菽園雜記僧慧暎涉獵儒書而有戒行嘗預修永樂
大典歸老太倉與福寺嘗語坐客云此等秀才皆是
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契多少辛苦

多少驚怕與 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過
輕則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斯時也多虧
天下士大夫這便是還債的近來 聖恩寬大法網
疎濶秀才做官飲食衣服宮室輿馬子女妻妾多少
好受用幹得幾許好事來到頭全無一些罪過今日
國家無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虧負國家多矣這便
是討債的還債討債之說回儒家緒餘然謂今日士
大夫負 朝廷則確論也省之能無媿乎

